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秘檔

朱學勤 主編

史學可以知興替「讀史使人明智」英國思想家培根語 讀史了解歷史的重要性于此可知而歷
史大王后更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了解「帝王」的活动史无疑也
「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赵构

藏書坊

ONE HUNDRED Eminent
CHINESE EMPERORS AND
EMPERESES IN CHINA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朱勳

「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 读史了解历史的重要性也奇熾而仍
 「王后更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了解「帝王后」的活动史无疑
 「大管是雄才大略的一英主」也不管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 不管是草莽英雄的豪
 「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具
 「失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太子们的一举一动」就
 「影响」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一朕们的活动 了解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赵构



藏書坊

ONE THOUSAND YEARS OF
OF THE EMPERORS AND
EMPERESS IN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朱学勤编著 远方出版社, 2005
ISBN 7-80595-771-1

I. 中... II. 朱... III. 远...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545 号

书 名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主 编	朱学勤
责任编辑	王顺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 张	660
字 数	1900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95-771-1/K·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卷)



前 言

明君、忠臣、顺民、盛世太平景象，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可是，纪元两千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大小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都破灭了帝王梦。说什么长安、长治久安，道什么天安、地安，从来就没有过平安，不是疆场上的刀光剑影，就是宫廷内部的血雨腥风，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阶段徘徊、漫步、乃至止步不前、倒退，有明主，有昏君，明主开国治国，昏君丧国亡国，都那么道貌岸然地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都做了匆匆过客，化入史册。于是，就诞生了这套 66 册的记载帝王后妃故事的精选本。

明君，勤政爱民、多谋善断、兼听从谏，国运昌盛，黎民安居乐业，臣呼君万岁，民盼国万岁。

昏君，坐吃山空、声色犬马、恣意淫乐，国势衰微，百姓水深火热，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直至扯旗造反。

更有后宫肆虐，耐不了寂寞，更耐不了主子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始幸终弃，由争风吃醋到干预朝政，与宦官



勾结，和太监联手，导致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让那些昏君们个个丢九五之尊，或明杀或暗害，不得善终。

祸根在哪？千年历史，不外乎塞言路、崇奸佞、近小人。小人近乎苍蝇，无缝也寻隙，到处下蛆。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不谬。有人说，读懂中国，先了解宫廷和妓院，更为至理明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人生何其短暂！从独裁到民主，从野蛮到文明，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几个千年，才迎来了这“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民主。

其实，我们的先祖是聪明的，对于江山易主，兴亡更替，早就研究透了，《岁判要览》说：贫穷生富贵，富贵生淫逸，淫逸生骄奢，骄奢生贫穷。周而复始像个怪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尽管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史书汗牛充栋，尽管小皇子刚咿呀学语就请教师灌输帝王之术，仍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飞转。

也许，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凡是在历史中出现的，都要在历史上消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后妃们都是局内者，皆为权欲所迷。我们做为旁观者，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从书籍中领略一下曾经激荡过的历史风云，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好事。

编者

2005.9



目 录

第一章	厄运之中的幸运者	(1)
第二章	李纲抗金	(5)
第三章	金人的阶下囚	(28)
第四章	建炎流离	(42)
第五章	南迁临安	(51)
第六章	秦桧归宋	(62)
第七章	搜山检海	(77)
第八章	收复失地	(92)
第九章	战和之争	(112)
第十章	韩岳抗金	(155)
第十一章	功毁一朝	(174)
第十二章	岳飞之死	(184)
第十三章	官逼民反	(209)
第十四章	决策系统	(223)
第十五章	权炎熏天	(237)
第十六章	帝相矛盾	(266)
第十七章	“更化”之政	(288)
第十八章	太上皇的生活	(292)



第一章 厄运之中的幸运者

祖宗发家,子孙败家,这是中国古代权力和财产世袭制的遗传规律。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是个荒淫奢侈的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昏庸,与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融合于一身。他的生平嗜好有三:一是女色,二是艺术,三是道教。

在宋徽宗的后宫中养着以“万计”的宫女。这个纵欲无度的皇帝,“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宋朝皇室的妃嫔有繁多的等级,“内命妇之品五”:第一等包括“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第二等包括“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第三等为“婕妤”,第四等为“美人”,第五等包括“才人、贵人”。其中“妃”为正一品,太仪等总称“嫔”,为正二品,婕妤为正三品,美人为正四品,才人为正五品。“畀位号”,是指宫女升为贵人之类,自贵人升才人,充媛升充容,都算“进一阶”。庞大的后宫开支,是宋徽宗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重要原因。

在宋徽宗不可胜数的宫女中,有一韦氏。官方的史书说她是开封人,其实应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发明人之一苏颂,在宋哲宗时曾任宰相,他有一婢女韦氏,韦氏之妹最初也是女婢。宋代的婢通称女使,主人们往往据有其肉体。韦氏之妹“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苏颂只能放弃了她,并说她必定“甚贵”。老婢韦氏出家当尼姑,其妹随她来到京城,住在道观中。宋哲宗选处女二十人,分赐诸王兄弟,韦氏之妹也在其中,归于端王。后端王继位,即是宋徽宗。

入宫的尼姑之妹韦氏,生于 1080 年(元丰三年)阴历十月二十五



日,介绍她入宫者是小武官李从约。韦氏比宋徽宗大两岁。她和另一个宫女乔氏都充当皇帝宠爱的郑氏的侍女,乔氏比她小六岁,两人“结为姐妹,约先贵者毋相忘”。后乔氏“得幸徽宗,遂引韦氏,两人愈相得”。韦氏“才一御幸”,便怀身孕,生下了宋徽宗第九子赵构。

王皇后死后,郑氏立为皇后。深受皇帝宠爱的乔氏于1109年(大观三年)封贵妃,她前后共生皇子七人,她的曾祖父母以下三代都特加追赠。韦氏“初入宫,为侍御。崇宁末,封平昌郡君”。1107年(大观元年)二月,“进才人”。生赵构后,“进婕妤,累迁婉容”。韦氏虽处“嫔”的地位,与义妹乔贵妃相比,尚差十一阶。韦氏显然并不受皇帝的宠爱,她在皇宫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是幸亏乔贵妃的援引,二是母以子贵。

赵构出生于1107年(大观元年)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按宋朝的制度,皇帝诞辰称圣节或诞圣节,后来此日定为天申节。他作为天水朝太宗系的第七代,于1121年(宣和三年)封康王。翌年,赵构十六岁,“始冠”,按古代习俗举行冠礼,赐字德基,“出阁”,“就外第”,离开皇宫,在康王藩邸另住。

韦氏看来是个体质颇健的女子,她后来历尽患难和折磨,却依然高寿。韦氏生赵构时为二十八岁,从现代的医学观点看,正是最佳的生育年龄。在皇宫的优越条件下,童年的赵构无疑是个聪明而健壮的孩子。

作为龙子凤孙,赵构一直享受着最优厚的奉养和最良好的教育。当时的皇子们在“出阁”前,都要在“资善堂听读”,“出阁”后,各王府又另设学官。史称他“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喜亲骑射”,能“以两囊各贮斛米,两臂举之,行数百步,人皆骇服”。宋时一斛米约合今110市斤,足见他有天生神力。按宋朝军制,“弓射一石五斗”,已算武艺超群,相当于选充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父亲的多才多艺,对儿子不无熏染,赵构“自康邸已属意丝桐”。他的书法则“初作黄(庭坚)字”,“后作米(芾)字”,“最后作孙过庭字”。

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自然根本不懂得人间居然还有什么贵贱之分。但是,在宫廷生活的特殊环境中长大的赵构,要接受天潢贵胄的特权意识,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饱暖思淫欲,更何况赵构生就一副健壮的体魄,加之饫粱肉、厌绮罗的物



质享受，而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宋人记载中，对赵构的劣迹自然讳莫如深。但后来金人向宋俘“询宫中事”时，宋人介绍说：“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

赵构“居康邸”时，娶开封府祥符县人邢秉懿为妻，封嘉国夫人。邢秉懿比赵构大一岁。此后，赵构又娶田春罗和姜醉媚，两人都封郡君，分别比赵构小两岁和四岁。三个女人自然完全不能满足赵构的欲望，韦氏又为他娶开封人潘氏，“有宠”，但“未有位号”。赵构是个色中饿鬼，却并不多情，在他眼里，女人不过是供自己玩弄、凌辱和虐杀的对象。到底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杀害，已无从统计。

宋徽宗已立长子赵桓为皇太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三子郾王赵楷，其母王贵妃也“有宠”。大臣王黼、宦官童贯等“为阴画夺宗之策”，而并未成功。

宋朝的皇位争夺不如某些朝代激烈。赵构大概从无戴通天冠，穿袞龙衣的奢望，却自认为有糟蹋女子的天赋特权。他在深宫和康王府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最初的十九年，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婴儿，成长为残酷的花花太岁。

二

钦宗赵桓是徽宗长子，生母是王皇后。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于坤宁殿。九月，赐名为烜，封韩国公，次年六月，进封京兆郡王。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二月，改名为（按：《靖康要录》云改名为焰），十一月又改名为桓。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定王。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三月，就资善堂听侍讲为他讲解经史，公元1113年（政和三年），加封为太保，次年二月，行冠礼于文德殿。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册立仪式在大庆殿举行。文武百官各穿朝服，鹄立于殿上，徽宗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端坐殿上。皇太子头戴远游冠，身穿朱明衣，执圭受册于庭。以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黼撰写册文，宣和殿学士蔡攸书写，殿中监高伸用印。行礼既毕，蔡京率百官称贺，又至东宫拜贺。从此，赵桓成了名正言顺



的皇位继承人。公元1116年(政和六年)六月,赵桓娶恩平郡王朱伯材之女朱氏为妃,次年十月生子。他虽备位东宫,但不与朝政,“读讲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观着用涂了黑漆的器皿装鱼,是他惟一的嗜好,其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朝中大臣莫测高深,揣测不出他即位后是什么样的天子。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任命赵桓为开封牧,十二月二十日,赐给赵桓碾玉龙束带1条,不许辞免。此带珍贵无比,天子从不轻易授人,徽宗将此带相赐,预示着将有禅位之举。果不其然,二十三日申时(下午3—5时),内侍官黄仪传圣旨召皇太子入殿内,接着便有快行亲从官10余人前来催促。太子骑马入殿,至深夜不出。是夜五更,徽宗出殿径往龙德宫,皇后出居撝景园,改充宁德宫,赵桓力辞帝位不果,只得登位,此时已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了,这年钦宗还未满25周岁。揆诸常理,天子乃至高无上的权威,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争夺天子之位而骨肉相残,父子成仇,而赵桓却一再推辞不就,原因就在于当时国事螭蟠,社稷危若累卵,赵桓自知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此他宁肯做藩王,也不愿登位。但是他拗不过父皇,勉为其难,实在是出于无奈。

但是,钦宗既登大位,当务之急便是派兵迎战,阻止金人南下。自战事不利,钦宗便想弃都南逃。



第二章 李纲抗金

宣和八年(1126)正月初四,李纲在延和殿值班,见到宰相白时中在殿上与钦宗商议,准备丢掉京城不管,逃往襄阳。白时中叹息地说:

“金兵来势汹汹,真是锐不可当,京城哪能守得住?皇上车驾应该出幸襄阳,以避其锋。”

李纲见这情景,连忙对东上阁门的传达官朱孝庄说:

“我有紧急公事,要求上殿,在皇上面前与白宰相辩论。”

朱孝庄摇摇头说:

“不成!”

“为什么?”

“制度规定:宰相议事退出以前,其他文武百官,一律不得进见。”

李纲生气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还能按旧规矩办事吗?赶快去请示,千万不能耽误。”

朱孝庄转身到御座前请示,还没有等到皇帝点头,李纲就大步走上殿来,对钦宗启奏说:

“我听都城的军民官吏,议论纷纷地说:宰相、大臣主张请皇上出城避敌。如果是真的,国家就危险了。而且,道君皇帝将固守京城的千斤重担托付给陛下,现在敌军还没有到,就把京城象废物一样扔掉不管,这样做,将来怎样对太上皇交代、怎样对全国人民交代呢?”

钦宗呆呆地坐着,哑口无言,象一个白痴。白时中气冲冲地问道:

“你说,都城能守得住吗?”

李纲也气愤地反问道:

“天下的城池,还有比京城更坚固的吗?如果京城守不住,那么天下就没有守得住的城了。而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丢开不顾,还去守卫什么?只要鼓励将士,安慰民心,哪有不可守之理?不积极抵抗,逃避是不行的,‘我能往、彼亦能往’,逃到天边也逃不脱。”

这时,负责城墙修缮工作的内侍陈良弼,从内殿出来,回报说:“京



城楼楼的修缮，百分未完成一二分。城东樊家岗一带的濠沟，又窄又浅，决难防守。而且，城内防御武器也太少，不早点逃走一定要吃大亏。”

钦宗对李纲说：“你可以同陈良弼一道去察看城防，我在这里等你回来商量。”

李纲奉了圣旨，立即跑到城东壁实地勘察了一番，又匆匆地回到延和殿。钦宗问道：“到底怎么样？”

李纲充满信心地说：“城墙高峻坚实，楼櫓（城上的防御建筑，如望楼，角楼之类）虽然还没有修好，但守城并不在这上面。濠河也很宽、很深。只是樊家岗一小段河道，过去因为是禁地，唯恐伤了皇家的龙脉风水，不准开挖，所以又窄又浅。但是，可以用精兵强弩，重点据守这一段，是可以用人力弥补挽救的。”

钦宗一时没有主意，茫然地向左右大臣问道：“究竟应该怎么办呀！”那些过去能说会道，惯于吹牛拍马的官老爷们，一个个象泥塑木雕的哑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半句话也说不出。李纲上前一步，慷慨地答道：

“目前只有一条惟一的出路，就是整顿好京城内的兵马，鼓励士卒，作好迎战的准备。号召城内的老百姓，军民同心协力地死守城池，等待各地的勤王援兵到达，然后开始反攻，歼灭来犯的敌人。”

钦宗坐在龙椅上左右为难，万般无奈，只得对李纲说：“依你的主张要坚守京城，但目前朝中大臣，都不习军旅之事，谁可为主将，担任这一艰巨任务呢？”

李纲立即回奏道：“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供养的大臣，现在国家遭受危难，当然应该挺身而出。白时中、李邦彦虽是书生出身，不懂军事，但以他们的职位和权势，号召将士抗御敌军，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白时中一听李纲这番话，又急又怕又恨。守城的担子可不轻，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事，连忙反驳道：

“李纲，你光会说空头大话，自己却不敢去打仗，岂不是在欺骗君上、蒙哄朝廷？你一股劲地说京城可守，好啦，现在事到临头，你敢担任守城抗敌的责任吗？你能领兵出战吗？”



李纲早已料到，白时中之流的人物，只会争权夺利，哪肯承担困难而危险的任务？再说，他从内心也不愿让白时中等人负责守城，以致把事情弄糟，到那时就不可收拾了。他冷笑一声说：“按道理是应该你们来挑起这副担子的，但你们怯懦退缩，推辞不干，难道朝廷就没有人吗？陛下如果不以我无能，任命我守城，我李纲万死不辞。但我官小职卑，人微言轻，恐怕不足以镇服兵卒将士。”

钦宗问道：“朝中执政官内还有什么缺职？”赵野回答说：“宇文粹中跟太上皇走了，留下一个尚书右丞的职务。”钦宗就慌慌张张地封李纲为尚书右丞。宋代的官服也按职位的大小高低分为不同的颜色，朝廷封官的同时，一般赐服，这次，钦宗手慌脚乱之际竟把它忘了。李纲提醒钦宗说：“我穿着低级官员的绿色官服，去负责守城的军政大事，怎样调动千军万马？恐不足以服中外吧！”钦宗即时命内侍赐给李纲一套右丞的袍带。李纲不避嫌疑地要名义、要袍带并不是为了争官职，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了便于守城抗敌，号召军民，这个名义是非争不可的。他立即穿上官服，对钦宗道，“时方艰难，臣不敢辞”，简单的两句话，表达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

从清晨争吵到中午时分，大家都饿了，钦宗叫大臣们都不要回府，吩咐御厨在崇政殿门外的厢房中，安排一顿午餐；下午，到福宁殿继续商议。说罢，他就起驾回后宫进膳去了。

钦宗虽然任命李纲守城，但他毕竟是个怕死鬼，他进膳时，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想着自己沉重的心事：老头子把担子一撂，跑到扬州享受，好不快活！自己也得趁机溜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避避乱再说。下午，在福宁殿里他又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心里暗暗为自己的巧妙作法得意：你李纲不是要死守京师吗？留守嘛，就是让你留下来守城。他笑嘻嘻地对李纲说：“有你留下来守城，我也放心了，我可以脱身了吧。”李纲一听，大惊失色，伏地跪奏说：

“上午讨论很久，说来说去，初步统一守城的国策，怎么皇上还打算走呢？过去唐明皇听到潼关失守，吓得跑到四川，结果京城残破，几年收复不了。现在敌人刚渡河，四方勤王大军马上就要赶到。敌骑即使到了城下，也必难久留。如果皇上的车驾早上出发，都城晚上就定然混



乱起来，人心一乱，虽小臣留守，也无济于事，京师马上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其后果真不堪设想，千万请皇上仔细考虑。”

这时，内侍王孝竭在旁边提醒钦宗说：“皇后娘娘、贵妃、皇亲国戚，现在都已经出了都门了，皇上怎能一个人留下？那多危险呀！”

钦宗一听，脸色都变了，跳下龙榻狂叫道：

“我不能留下呀！你千万别老缠着我啦！就是京城丢了也不要紧，我亲自到陕西起兵，再回来恢复失地，也为时不晚。现在，我非走不可，决不能留在此地。”说罢，拂袖就走。

李纲见这情况，拜伏在地，坚定地说：“如果皇上决心离开，这个国家也完了，我也不当什么留守，就马上死在皇上面前吧！”他不顾什么体统，不惜冒犯天颜，死死地扯住龙袍不放手。

君臣俩正闹得不可开交，燕王、越王两位亲王走上殿来，对钦宗说：“目前宗室里虽有些人心惶惶，我们两家是坚决不走的，喏大一个京城，金兵孤军深入，兵马也不多，怎么攻打得破？请皇上下令，制止逃窜的宗室和皇亲国戚，以安定人心。”这时，殿前司（禁卫军的武官名称）曹曦也来回报军情说：“禁卫军士气很高，信心也很足，都愿意死守都城，迎击敌人。”钦宗的情绪这才稍微安定下来，便索笔取纸，写上了“可回”二字，盖上玉印，派内侍赶快去追回皇后和皇亲国戚一伙人。回转头来，对李纲忿忿地说：

“这都是你的好主张，我都依从了，现在，把守城的全权交给你。我再说一句，你可要千万小心，对一切后果负责。”李纲诺诺连声，低头称谢，退出福宁殿时，天色已经晚了，他也顾不得回寓所，就留宿在尚书省的大厅，连夜筹划防守大计。

钦宗回到后宫，已是精疲力竭，舌干口燥。接过宫女呈上来的香茗，喝了两口，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安宁。俗语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个念头老是在脑子里盘旋，哪里还能安眠？到了午夜，他忍不住派人去把宰相大臣叫来，准备一清早偷偷溜掉。白时中赞同地说：

“皇上千万别理会李纲那一套，还是早点离开这儿为妙。即使要固守京城，也不必要陛下呆在城中，难道要皇上亲自持干戈上阵打仗吗？留在城里有什么意义呢？小臣愿保护圣驾，出幸邓、襄，将来有人提意



见,就推在我身上好了,说是我力劝皇上出走的。代君受过,古人也有先例。现在我就去紧急动员,筹办车马,天不亮就动身,一出都门,生米煮成熟饭,谁也劝阻不了。”

次日清晨,东华门外,车马喧哗,人影匆匆,紧张地跑来跑去。几十辆大车上已装满了珍宝。荷戈的禁卫军整队待发,卫士往来巡逻。高头骏马也已经套上了车辕,人们一眼看得出,钦宗皇帝马上要弃城溜走了。

二十多岁的钦宗,一夜失眠,双眼充满血丝,疲惫不堪、满脸愁云地从宫中出来。后面跟着一群随从和宫人,正准备登上御辇(niǎn 音碾)。这时忽然从皇城角很快跑来一个穿红色官服的大臣,他就是李纲。原来他正要上朝,听说钦宗又一次改变了主意,半夜就准备了南巡的车驾。他好不着急?不进午朝门,飞步赶来这儿。上前一手挽住马轡(pèi 音配),跪倒在钦宗的御辇前,痛哭劝阻。白时中一看,又是这个难缠的对头凭空出现,破坏他逃跑的计划,不觉怒从心头起,大声喝骂道:

“李纲!你好不识时务,竟敢来干涉皇上的行动吗?现在强敌兵临城下,京城指日即破,皇上的安全谁能保证?那时,你万死不足抵其罪。我且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爱君之心?”

李纲也恼火透了,大声斥骂道:“你这个奸贼真是满口胡言。目前城中精兵数万,人民百万,万众一心,谁说京城定要失守?这不是公开造谣惑众,扰乱人心吗?请皇上先将这奸贼斩首问罪。”

李邦彦连忙出来责问李纲说:

“李纲,你且慢大言欺人,你说京师可以万无一失,能保证皇上的安全吗?”

李纲反驳说:“你认为一跑万事大吉,在路上就能保证皇上的安全吗?”

“我们调集强劲的禁卫军护驾,万无一失。”

李纲冷笑一声说:“万无一失吗?金军只要听说皇上南巡,他们必然分派骑兵日夜兼程地追赶,一日数百里。这些慢腾腾的大车一天能跑几里路?一旦敌骑赶上,谁来抵挡?再者禁卫军的将士兵卒,他们的父母妻室子女,全住在京城,他们希望坚守京师,与城池共存亡,谁也不



愿丢开一家老小，跟着你们乱跑。即使没有敌骑追赶，在行军途中，军心一乱，中途散归或发生其他事变，那才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你说有禁卫军护驾，可保万无一失，请你去问问他们，是不是愿跟着你们走？”

白时中哪有胆量向禁军问话？惊慌失措地红着脸喘气，李纲站在一驾车辕上，扬声问禁卫军说：

“现在大敌当前，你们是愿意固守京师，保卫城池，还是愿意扈从出巡，不战而逃？”

众将士齐声答道：

“我们亲友、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往哪里逃？再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愿意以死报国，坚守京城，决不让金人占领。”

有的说：“朝中大臣早就把眷属和财产运走了，他们要跑，就让他们滚吧，我们是坚决不走的。”

李纲对白时中和钦宗说：“看看吧！现在明白了没有？谁能保险他们在半路上不偷偷溜回？谁能来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万无一失的根据在哪儿呢？”

钦宗这时才如梦初醒，感到逃跑更为危险，不觉毛骨悚然，背脊透出冷汗。连忙下得车来，拉着李纲的手说：“若不是你力争，几乎误了大事，一切就照你的办吧！”

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的春节，黄河南岸的沙滩上，旌旗蔽空，战马嘶叫，飞扬的尘土闹得天昏地暗。威风凛凛的宗望，傲然地跨在高大的红鬃烈马上，后面挤拥着千万铁骑，气势汹汹地向开封杀来。

这年的气候特别寒冷。京师的上空笼罩着阴沉沉的乌云，只觉得阴森惨淡，日月无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啊！最喜好欢乐的孩子们，也预感到灾难临头，打不起精神来上街游玩。满城居民惴惴不安、惊恐万状，谁还有什么心情过春节？平日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没有商贩，也没有行人。北风呼啸地卷着零乱的落叶和破碎的纸屑，在街巷翻滚，时而走过一些紧张的士兵和巡逻队，更增加了人们不安的情绪和紧张的气氛。

正月初五的清晨，李纲在寥廓的大殿上匆匆地朝见了钦宗，简要地



回报了敌情和城防准备的方略后，又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皇上把守卫开封的全权都交给他，他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从宣德门走出来，翻身上马，没有回府第，带着几个亲信，直奔景龙门。迎着刺骨的寒风，登上城楼，向四周巡视、了望，心里计算着城内的防御力量：士兵虽然不多，但也有几万人马，还算勉强够调配，只要安排合理，一切事在人为。

兵贵神速。尤其是在这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拖延就是等着挨打。他坚定地站立城头，冒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和几个亲信商定军机，随即调兵遣将。外城的四壁，每面派正兵一万二千人上城守卫，设提举官分段负责。同时组织厢军、保甲、居民上城支援。在城头修缮城垛，张挂革幕，以避敌军的矢石；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集橛木，备火油等，以迎击攻城的敌军。

城内还有马、步军四万人，李纲编成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前军驻守通津门（汴河东水门）外，守卫延丰仓，这里屯集了四十多万石豆粟军粮。后军八千人驻扎朝阳门外，占据樊家岗一带，与通津门外的前军互为犄角，配合作战，使敌骑不敢近临。其他左、右、中三军二万四千人马，作为后备的机动力量，哪里情况紧急就哪里支援。总指挥部——行营司设立在宣德楼前的大晟（shèng 音胜）府。为了和敌人抢时间，李纲日夜不息地操劳着，从初五日到初七，短短的两三天内，京城的防卫就迅速地安排就绪了。

初七日的早晨，开封城门紧闭，金军先头部队的骑兵，已布满郊区。他们得到奸细的情报，由叛将郭药师引路，一到城下就直扑城西北的牟驼冈。这儿是宋朝的天驷监，中央牧马的机关，养有两万多匹战马，和堆集如山的苕豆饲料。宋王朝的守兵和官吏，来不及撤退转移，抓了些金银软细，屁股一拍溜个精光，留下大量战马和粮食，白白地送给金兵当礼品。

晚上，城外火光冲天，金兵把近郊的厢坊和村庄放火烧掉，沿着汴河出动了几十只火船，企图乘势顺流而下，烧掉宣泽门（汴河入城的西水门）的城楼。李纲早有准备，在汴河里插置了一排排的木桩，又从蔡太师府的花园内，搬来了大量的假山石，垒塞在门道间，使敌人的火船